

传统剧目汇编

上海市傳統剧目編輯委員會編

· 通俗话剧 ·

第一集

珍	珠	塔
火	烧	百 花 台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传统剧目汇编

通俗話剧

【第一集】

上海市傳統劇目編輯委员会編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編輯說明

1. 汇编的目的，在于保存戏曲艺术遗产，并为戏曲工作者提供整理、改编剧目的材料。
2. “汇编”所刊行的剧目，多数是各个剧种初期的演出剧目。
3. “汇编”所刊行的剧目，都是口述记录本或手抄藏本；在付印前，进行了一次校勘，对原本中的错、漏之处，加以改正；除对个别严重猥亵的语句，略加删除外，其他保持原来面貌。
4. “汇编”所刊行的剧目，因其内容的好坏程度不一，精华与糟粕并存，所以一律采取内部发行。如要上演，必须加以整理和提高。
5. “汇编”按照剧种分集，每集按篇幅长短，编入一个或几个剧目。

珍 珠 塔

通俗話劇整旧分会整理

— 人 物 表 —

方老太太	方 卿	陈 璉	陈太太	陈翠娥	采 屏
紅 云	紫 云	青 云	綠 云	陈 宣	九松亭主
畢云顯	畢 仆	大师太	小师太	襄陽府	襄陽縣
差役甲	差役乙	差役丙	差役丁	巫 婆	

第一幕 前見姑

布景：陈家的蘭芸堂。

時間：秋末冬初，一个下午。

人物：陈翠娥、采屏、陈太太、紅云、紫云、綠云、青云、陈宣、方卿(号子文)。

幕啓：翠娥与采屏在場閑談，高朋滿座，翠娥接待来宾劳累，因此头晕。俄頃陈太太与紅云等上。婢女們端椅子，倒参湯，拿水烟袋等等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陈太太稍有疲倦状态，抽空下来歇歇力。

翠：(站立着說)媽！今天是爸爸的五十大庆，您接待宾客太辛苦

了。

采：太太，您坐了歇歇力吧。

太：阿媛，你也辛苦了，我們坐下来談談。

紅：(紅云槌着太太的背)太太！今天我家老爷的寿誕之日，来的宾客不是坐轎子就是騎馬来的，多么熱鬧。

太：你們是少見多怪，这种場面算得什么呀！

紅：太太！今天的女客个个都是穿的綾罗綢緞，打扮得多么漂亮呀。

采：太太說得一点也不錯，还有几家小姐，滿头的珠光宝气，無論她們打扮得怎样好看，沒有

我家小姐好看。

紅：小姐生得好看，就是太太好看。

紫：張家小姐的头面上的珍珠，又白又亮。

太：我說你們看得太少吧？你們沒有看到过我家的一座珍珠宝塔，这座珍珠塔是我嫁到陈家来的时候，我們方家陪嫁过来的。珠塔上的珠子顆顆精圓，大的比黄豆还要大，可算得价值連城。女儿呀！你爸爸說过把这珍珠塔配成一对，將來你出嫁的时候，作为陪嫁。

青：太太，这只珠塔放在什么地方，能不能拿出来給我們看看，長長見識。

太：現在放在小姐那里，过几天拿出来給你們看。飽飽你們的眼福。

綠：太太，今天我們府里的排場真闊气，来的宾客都是戴着紅的藍的頂子。

紫：还有水晶頂子，还有黃銅頂子，客厅上都坐滿了。

太：我来把我方家的闊气講点給你們听听：不說別的，就是說小姐的外公——我的爸爸做寿的排場吧，在寿辰的前几个月就要預备搭彩牌楼，还搭接

官亭、吹鼓亭、东西轅門，牌楼上挂着灯，結着彩，暖寿的那一天就有宾客从远道而来了，离开我家門口二、三里地的地方，坐轎的下轎，騎馬的下馬。

采：太太，为什么不到府上門口下轎下馬呢？

太：采屏呀！来的宾客太多，門口尙且拥挤不下，都是人碰人，不說人多啊少的，就是說来宴的紅頂子，摘下来好盛一兩斗呢！

众：喔唷！这么許多紅頂子呀！

太：藍頂子、水晶頂子、黃銅頂子，数也数不清了。

綠：太太！厅要小一点，坐也沒有地方好坐了。

太：講到厅的話，說几只有名的厅出来給你們听吧：翡翠厅，瑪瑙厅，水晶厅，楠木厅，还有許多厅，我記也記不清楚，每一只厅上可以擺一百桌酒席，其名称叫做百桌厅。

紅：太太，这么許多厅，平常的日子怎么用法呢？

太：夏天在翡翠厅，水晶厅，綠油油，水汪汪的覺得凉快些。冬天在瑪瑙厅，楠木厅坐坐，覺得溫暖些。其他許多的厅，春秋兩季坐坐。今天乘我高兴，

再講点給你們听听：我們方家的丫环使女不知有多少，多得連名字都叫不出来了。

翠：媽呀！叫不出名字怎么办呢？

太：有办法，四个丫环分成一班，一班穿一班的衣服，紅的、黃的、綠的、花的，总而言之，各色花样都有。比方要紅的，就叫紅衣班，綠的叫綠衣班。

众：（点头）噢！分成紅衣班，綠衣班的。

太：对了，我們方家楼梯，你們知道有多寬？

众：我們方府上沒有去过，怎么会知道呢。

太：就是連我們翠娥小姐也沒有去过，不怪你們不知道。我家的楼梯可以五馬并行。

众：喔，五只馬可以并行！

太：什么五只馬并行。

众：不是騎了五只馬并行嗎？

太：我說的五馬并行，是五个丫环挾着五只馬桶并行。

众：那是我們搞錯了。

太：再說方家燒飯的一只鍋子大小，我記得有一次一个燒飯的廚司生病告假，叫配菜的廚司代替燒飯，一个不小心把鍋鏟掉在鍋子里了，急得配菜的廚司出了一身汗。

紅：太太，何必要急出一身汗来呢？伸手一拿不就拿起来了？

太：你說得太簡便了。后来放了一只小舢板到鍋子里去，才把这把鍋鏟撈起来。我們家还有座望月楼……

采：太太，望月楼做什么用的呢？这座楼有多么高呢？

太：望月楼是八月中秋上去賞月的，多么高連我都不知道。每年要賞一次月，我記得在七月三十那一天插完地藏香，連夜上楼，达到望月楼恰巧中秋夜里。

翠：媽呀，在这半个月之中吃点什么呢？

紅采：对呀！太太！您吃点什么呢？

太：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我們家里是年常旧規，早早預备好方糕，一边吃方糕，一边賞月。

众：噢！太太是吃的方糕。

太：眼面前的糕餅店，茶食店的方糕，就是我們方家行出来的；非但方糕是我們家行出来的，只要方的东西，無論吃的、用的，全是我們方家行出来的。

翠：媽呀！那末你賞完了中秋几时下来呢？

太：賞完了中秋当夜就下楼，到得楼底下湊巧是重陽节，把吃剩

下來的方糕，切成兩半變為重陽糕。重陽糕也是方家行出來的。

采：小姐，方府上的望月樓高得了不起，來回要走一個月呢！

紅：這座望月樓有這麼高，方府上的房子不知道有多大？

太：我們方家的房子大小，我就無法可說了。我還記得我家門房裡有個看門的老頭子，他的兒子在廚房裡做事，他的兒子養了兒子，就是老頭子添了孫子。他的兒子從廚房跑到門房間向老頭子報喜，等兒子回到廚房裡，老頭子的孫子已經兩歲了。

眾：啊呀！方府上的房子這麼大呀！太太！怎麼門房跑到廚房要跑上兩年呀？

太：誰跟你們說要跑上兩年？孩子是年三十晚上生的，馬上到門房報喜訊，回到廚房已經是大年初一了，孩子是不是兩歲了吶？

眾：噢！這樣的……

（幕後陳宣叫紅云，紅云即下）

太：水烟袋拿來！（婢女遞過烟袋，太太吃水烟）

宣：（在幕後高聲說話）河南方少爺來了，我家老爺吩咐，命你

把方少爺領到蘭芸堂見過太太，跟方少爺更換衣帽，再領方少爺到大廳上去見客，老爺在大廳上等着呢。

紅：（內聲）方少爺人呢？

宣：（內聲）這不是方少爺嗎。

紅：（內聲）噢！他就是方少爺呀？

宣：（內聲）嗯！還不見見方少爺。

紅：（內聲）見方少爺！請方少爺在這兒坐一坐，我去稟報了太太再來請你呀。

宣：（內聲）快去稟報太太。方少爺，我先到大廳上去侍候老爺去，待一刻我來接您去見我家老爺。紅云，你在這兒呆着做什么！快去稟報太太。

紅：（內聲）知道了，我去稟報太太。（邊說邊上）

太：紅云，陳宣叫你去有什麼事？

紅：噢，太太，河南方少爺來了。

太：可是我家的內姪少爺子文來了？

紅：是的。

太：翠娥，你的表弟來了，究竟是個念書人懂得規矩，知道他的姑丈壽辰，他是特地來到襄陽跟他姑丈拜壽的。

翠：是呀！

太：紅云，方少爺帶了多少人來呀？

紅：帶了多少人？噢！人帶得很多，看也看不清楚。

太：帶了不少禮物吧？

紅：（想了一想）嗯！手里拿了兩样东西。

太：拿的什么东西呀？

紅：一样末好像是把傘。

太：噢！这是照頭傘，还有一样呢？

紅：还有一样末，說它方呢又不方，長又不長，好像是个包裹，又像是个口袋；我也說不出是个什么东西。太太，您知道么？

太：这全是方家的寶貝，不怪你看不懂，像个口袋……噢，我知道了。这就是我家的乾坤八宝袋，都是皇上欽賜的寶貝，今天帶得来献宝来的。方少爷身上穿的什么？头上戴的什么？脚上穿的什么？

紅：身上穿的有一塊一塊的……

太：这是上朝穿的朝服，也是皇上欽賜的。

紅：脚上穿的是（以双手上下相合比方老虎嘴一張一合的样子）好像这个样子的。

太：这叫虎头靴，这双虎头靴和寻常的虎头靴不同，也是一件寶貝，到得清明节的时候，出外去踏青，走在草地上遇到蛇、虫、蜈蚣之类的害人虫，虎头

上的嘴就会一張一張的，把它們吞到嘴里去的。这是保护身体的虎头靴。只有我方家有，別人家是沒有的。

翠：媽，表弟千里迢迢而来，諒必路上也很辛苦了，不必讓他在外久等，您赶快請表弟进来坐了談談吧。

太：对的！紅云赶快出去請方少爷进来吧。

紅：是。（卽下）

翠：媽，我要回房去了。

采：太太，今天小姐有点头晕，大概是接待宾客太辛苦了。

太：那末你就回房去歇歇，虽說是表姊妹，終究是男長女大，还是有些不便，你回房去吧。

采：小姐回房吧。（扶着翠娥进去，采卽回出）

太：青云，紫云，讓我換換衣裳，做个女人还要头光面滑，衣服須要穿得整整齐齐。

众：太太，这件衣裳很好。

太：我們方家是最講究礼节，虽說內姪是自己的骨肉之亲，但是做長輩的也不能失去礼节。

（紅云領着方子文上）

紅：太太，方少爷来了。（太太喜悅的走一步，見了子文的狼狽相，惊奇的倒退）

方：把包裹雨傘放在案几上，然後向方氏行禮）姪兒子文跟姑母叩請金安。（采屏去倒茶）

太：罷了。（有氣無力的嘀咕着）早也不來，遲也不來，恰巧這個時候來丟人。（邊說，邊走，旋坐下）唉！你就是子文呀？

方：回姑母，真是姪兒子文。（紅雲把包裹雨傘放在地下。采屏端茶上，見狀，說了一聲“方少爺用茶”。將茶放置案几上，拿包裹雨傘放在椅上）

太：請坐呀！（紅雲將椅墊翻身，采屏見狀將椅墊放好）

采：方少爺！太太講，您請坐。

方：謝謝姑母。（坐下）

紅：（把盞碗盪開着望了一下）太太！您看采屏端了一碗參湯給方少爺喝。

太：你把參湯端過來給我喝，你們也不看看方少爺身體虛弱，又是遠路而來，路受風霜，虛不受補，給他喝了反而害了他，並不是我小氣。（紅雲換了一碗茶，給方）

子文！想我們方家是天官府，在河南祥符縣可稱得一家首富，怎麼會變成如此的狼狽呢？

方：姑母，您有所不知，回憶家嚴

被讒臣奸黨所害，不幸偏遭回祿之災，燒得片瓦無存，衣不能御寒，食不能充飢，我們母子只落得在方氏家祠存身，苦度歲月。

太：（冷笑一陣）分明是一派胡言，捏造其詞。嫂嫂上了年紀的人，方家就是你這麼一個兒子，對於你過分溺愛，任你揮霍，狂嫖濫賭，所以會搞成一敗塗地。

方：回稟姑母，家母雖然年近，身體尚算清健，教子頗有孟母之風，子文也懂得懸梁刺股發憤勤讀！

太：我們姑且不談這些，諒必你千里迢迢而來，還沒有吃過東西吧？肚子也餓了。（采屏听到了，急忙到廚舅）

方：還不餓。

太：不要客氣了。（一想）啊呀！子文，你來得真不湊巧，又不是時候，午席已經開過，晚席還早。紅雲，這樣吧，你到廚房里去看看，有什麼拿點來給方少爺吃。（紅雲剛欲到廚房去，采屏端了飯出來，紅雲一看，就奪過碗來）

紅：太太！你看采屏拿着這樣好的碗盛飯給方少爺吃，假如方少

爷一不留心，失手打破了怎么办？

太：拿去换一只就是了。（红云持碗进）子文，嫂嫂的身体好么？

方：托姑母的洪福，家母粗安，謝謝姑母的問好。

太：只要身体好也就罢了。穷人沒病便是福。（红持飯碗出）

紅：太太！厨房里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了，只有一碗冷飯。

太：給方少爷吧，子文你就將就一下，等到晚上开正席再說。

方：（接过飯碗看了一楞，嘆口气）唉！想我从河南千里迢迢来到襄陽陈府投亲，还有一碗冷飯可吃，我的老母在家恐怕連一碗冷飯也沒有得吃，恳求姑母讓我把这碗冷飯帶到河南去吧。

紅：太太！这一碗飯方少爷不吃，他要帶到河南去呐。

太：不吃就算了。子文！我还没有問你，此番你到襄陽来干什么呢？

方：一来跟姑丈拜寿，二来与姑母請安問好。

太：謝謝你的好意，还有呢？

方：还有，姪儿奉了母命，命姪儿待在这儿住讀。

太：噢！你要待在我們这儿住讀？

那倒很好，不过，我家的房屋虽多，但是沒有一間空屋子，所有空屋子，都堆滿了东西；并且我家的翠娥小姐与你虽是表姊弟，但是男長女大，彼此都有不便之处；再說我家丫环，使女很多，男女攸关，进进出出諸多不便，并不是姑母不想留你，实在有这么許多难题在內，真正是难以遵命。我看你还是早些回家，免得嫂嫂盼望。

方：听到了您的吩咐，也只能回家勤讀了。

太：除此以外，还有什么沒有？

方：除了住讀外，想跟姑母借些攻書之本。

太：噢！还要借錢，可要多少呐？

方：想借三百兩銀子。

太：口气倒不小，一开口就是三百兩。（想了一想）只怪你来得多不湊巧，我們府里的金庫銀庫都封了，要到明年春季才开封。紅云，你去拿点零碎銀子出来給方少爷。子文！銀子虽然只有三百兩，想这銀子来之也是不易，慢說是銀子了，就是搬搬磚瓦也是很难的吧！（紅云取銀上）

紅：太太，只有这几錢零碎銀子

了。

太：去給方少爺吧，子文，這一點點銀子不算是你借的，就算我做姑母的送給你回去的盤費了。

紅：方少爺可曾聽見？我家太太說這几錢銀子送給你作為盤費！

方：（听听忍不住了）好！（接過錢來送至桌上）姪兒我，家道雖是貧窮，來回的川資還帶着，謝謝姑母的大恩大德，請您把這銀子收回去，放着你慢慢的用吧。姪兒自從今天起，陳府上的一草一木也不敢要，謝謝您收好着吧。

太：我倒是一片好心，你還不受人抬舉，從今後“陳府上的一草一木也不敢要”！但願你如此。你很有志氣，我但願你不要忘記了這句話。

方：姑母您放心，姪兒非但這句話要緊記在心，就是姑母今天這番教訓也要緊記在心。

太：我還要問問你，你開口念書，閉口念書，你念了書有什麼用呢？

方：十年窗下磨穿鐵硯，待等大比之年，進京赴考，得了一官半職，衣錦榮歸，顯耀門庭。

太：你呀，你想顯耀門庭，還想做官，你在那兒做夢！我看人人都会做官，唯独你永無翻身之日，你要做官，除非是石臼來木臼沉，東洋大海起灰塵；你要是做了官，黃狗出角變麒麟，我的嘴上生長胡子根！

方：好吧，姪兒向姑母告辭。不過在告辭之前有這末几句话要說。

太：有話說，有屁放！

方：富而无仁，未必終富；貧而无詔，未必終貧。子文今天出了陳府，日後是不得志不到襄陽，不做官不見您姑娘！

太：啊唷！氣死我了，氣得我胃氣病又要發了。（婢女等將太太扶進，子文轉身拿了包裹雨傘走下，采屏見狀追下）

（幕下）

幕 外

時間：接上幕的下午。

人物：襄陽府、襄陽縣、陳璉、陳宣。

幕啓：陳璉送府縣，邊送邊談。

璉：勞駕，勞駕！

府縣：（同聲）应当，应当。

縣：今天大人五十大慶，願大人壽比南山，松柏長春。

府：賀大人福如東海，綠水長流。

璉：叨二位之福！何不再坐一会，用了晚飯回衙也不遲。

縣：卑職只因衙內有事，急于回衙。（邊說邊走）

府：卑職過一天，再行到府請大人指教，請留步……。（邊說邊走）

璉：太尊，縣尊！恕不遠送。（目送府縣下思索着……）陳宣，陳宣……

宣：（內聲）是！（匆匆上）老爺，呼喚老奴，有何吩咐？

璉：方才我在會客時候，你說河南方少爺來了，只因他衣衫襤褸，我命你把方少爺帶到蘭芸堂見過太太，更換好衣帽，再領他到前廳來會客，怎麼這時候還沒有來見我？

宣：老奴奉了老爺之命，叫了紅雲帶方少爺去見太太的。這樣吧，讓老奴進去看看方少爺，衣服換好了沒有。也許太太見了內姪少爺，問長問短，談得正高興，忘了叫方少爺來會您了。

璉：嗯！你說得很對，也許太太在那兒問個不了，忘了叫他來見我。你去跟太太說，我在大廳上等方少爺會客，太太有什麼

話，讓方少爺會客之後，讓她再跟內姪兒談上個三天三夜。趕快地去把方少爺請到大廳上來。

宣：是！老奴就去請方少爺來見您老人家。

璉：嗯！快去。

（幕下）

第二幕 贈塔

布景：花園、石台、石凳。

時間：秋末下午。

人物：方卿、陳翠娥、采屏。

幕啓：空場。方卿肩背包袱，手執雨傘，面含余怒，氣沖沖地由下場邊上，口內咕嘟着。

方：唉……叫我打從那里走出去呢？（內心甚為焦急）這裡的地方真是太大了。（顯得茫無出路，但是打轉，躁急。采亦由下場邊上，口中直喊着）

采：方少爺！方少爺！（方聞聲止步回頭看看）方少爺，您請別走，您請暫等上一等，我們小姐已經下樓，深恐您走了，特地命小丫頭我趕上前来留您的。

方：噢，……（停步）你們小姐叫你特來留我么？

采：是呀，方少爺，我們小姐特地命我前來的。

方：唔——恐怕不是的吧？（略轉念將肩頭包袱卸下，舉在手上向采示意）你看，看看么？這是我自己帶來的呀！好好好，你要看就來看吧。

采：欸……方少爺，您怎們的？啊呀呀，您完全錯會了小丫頭我的意思了。小丫頭怎敢呢？實實在在是我們小姐命我前來留您的呀！

方：哼哼！我完全明白了，大概因為你們的太太罵得我還不夠，故而你們的小姐特地下樓來，亦要罵我幾句吧？

采：方少爺，請您暫為息怒，我們小姐的為人，倒是跟着我們太太的脾氣大不相同。她也正因為知道太太她得罪了您，故而特地下樓來向您道歉咧。

方：既然如此，也罷，那末我暫為不走，就站在这儿，你就請你小姐去吧。

采：好的好的，方少爺，那末你暫且請坐，待我請小姐去吧。

（方見采入內，便整理包袱掉首欲走，采偶回頭見方欲走，頓生一計，趕緊走至方面前）喂……方少爺怎么您又想走了呢？

方：噯……（支吾地）我……并沒

有走呀。

采：方少爺，（搶上一步拿過包袱雨傘）方才在蘭芸堂上，您不是看到有一個站在太太身旁的紅雲丫頭么？她對您甚為無禮，拿您這包袱雨傘摔在地下，我呢，趕着與您拾起，置放桌上，（邊比邊述地）她又摔在地下，我又重拾起……（竟向下場边走）

方：啊呀呀，（着慌狀）你快快不要这么摔了，包袱倒不打緊，那把雨傘經不得这样地摔，可不要把它摔坏了，快來還我吧。

采：方少爺，（舉着包袱雨傘示方）这个末恕我不能從命了。假使我將它還給了您，您末就会走的。暫且把它押在这里，請您暫為少待吧。（一徑下去）

方：啊喲喲，这个丫頭，竟然这样地頑皮，我如今倒上了她的当了。（表示躁躑不安狀。采扶翠自內上，方見翠上來更顯窘迫之態）

采：方少爺，我們小姐來了。（翠見方亦显忸怩，采催翠向方行禮）方少爺，我們小姐與您見禮了。

翠：表弟，遠道而來，貴體安好？有失迎迓，還希恕罪。

方：表姊……玉体安康，子文回礼。

采：你们两位还请在这儿谈谈吧。
(暂退)

翠：表弟，想您道途劳顿，必然很是辛苦的？

方：表姊，好说，道路虽是远些，倒也还好。

翠：舅母大人她福体定必康健吧？

方：多承表姊关心，她老人家的身体倒也还强健。(仰天望一望)喔，时光已不早，我还要赶路咧，就此告辞。

翠：刚才听得采屏言道，家母适才只为多饮了几杯早酒，言语之间多有得罪表弟之处，还是您看在家严的分上，切莫生气，愚姊特地命小婢采屏赶着前来相留，还希表弟格外包涵，留住舍间盘桓盘桓。

方：多承表姊挽留，子文深为感谢。至于方才在兰芸堂前，只怪我自己不是，也总是我辈穷人穷得不好，因之才招惹姑母她老人家辱骂一顿；照理说她乃是我的长辈，慢道仅只骂了几句，即使她要打也打得，我辈穷人怎敢计较呢？还请表姊回您綉阁，我就告辞了！（向采）啊，你那位姐姐快快把包

袱雨伞取来还我，让我好赶路呀！

翠：表弟，您此来既是为替家严拜寿，但他老人家只因酬应宾客留在前厅，犹未与您会见，可否还请您暂为相留，容家严进来会面之后再走？

方：姑丈虽是未曾会面，但是既经见过姑母，如同见过姑丈也是一般；且子文离家已经日久，恐家母倚闥盼望，故急欲返河南而慰堂上。

翠：方少爷他，(回顾采屏)他坚意要行，挽留不得，为之奈何，奴恐他……(对方一望与采耳语)

采：小姐所见很是，不妨多赠盘川，待我去端正。(采进内取银)

翠：表弟既然归志甚坚，奴也屈留不住，但有一事相悬：回府之后，家母她种种得罪你之处，还恳请您隐瞞隐瞞，千万莫教舅母她老人家知道，不特奴身感激，就是家严也是感激您不尽的。

方：表姊您请促管宽心，子文这番回去，对于兰芸堂前之事，我于家母面前定是遵照表姊的嘱咐，决意只字不提，还请您

速命小婢把我的包袱雨傘取來，我要急于赶路。（正在此時采屏捧銀兩上，先請小姐過目）

采：小姐，路費端正在此。

翠：采屏，你速速遞給方少爺吧。（示意采屏將銀子送交方）只為表弟急欲旋里，奴亦不及各辦程儀，只能以此相代，還望表弟哂納。（采將銀送到方手中，方不肯接受）

方：啊呀！表姊，（指着銀子）這是什麼？

采：是小姐贈您的一些些路費。

方：請問小姐姓甚？

采：小姐當然姓陳。

方：那末一笔寫不出兩個陳字。表姊，您有所不知，方才子文一時情急，我曾放肆向姑母講過，人雖窮困，志氣高昂。慢說你陳府的銀兩，你們陳氏一草一木我是決不受領的。虽蒙表姊厚意，子文只有銘感五中，還請收回。

采：小姐，方少爺執意不肯收受銀兩，怎麼辦呢？（翠沉思有頃，忽而計上心頭，想到珠塔原為方家之物，今日何妨以之還贈）

翠：采屏過來。（采附耳上去，翠示意她如何辦理贈塔之意，采下

準備）快速備來。（回頭向方）表弟有這樣志向，想目前虽屬困頓一時，將來風雲際會，終非池中之物，定然飛黃騰達，恕不遠送，回去在舅母跟前代為多多請安。（采携錦匣上向翠歔嘴，表示珠塔已置匣內）

采：方少爺，這兩匣是干點心，請您收下吧。

方：唉！我叫你拿我原來的包袱雨傘，誰要你這個東西！

翠：喔！表姊，這是兩匣點心，請你收下，只因一時匆促，不及各辦他物，還希原諒，恕不遠送了。

采：是呀！這又不是銀子；再說這兩匣點心是小姐對舅老太太一點兒敬意。平常總听小姐說方少爺是位孝子，今天一看，方少爺并非孝子，何以連這兩匣點心只須請你帶一帶都不肯；再說舅老太太也沒有說不受，方少爺為何就擅自代替老太太回復了呢？

方：誰說不孝？誰說不孝？這是點心么？那末我帶我帶去就是了。代我母親多謝了。表姊請您回房吧，子文告辭了。

翠：那末請一路保重，我回房了。（翠下）

方：怎么你把我的包袱雨伞忘了呢？（向天一望）啊！天气不早，赶快替我取来，我得赶路咧。

采：好……请你不要性急，把这两匣点心收好了，我再替你去拿包袱雨伞吧。

方：嗯！好，好，好，你放下我自会拿。请你快快与我去把包袱雨伞取来呀。

采：方少爷，这是您的包袱雨伞来了。（送还包袱时将银子暗放其中）

方：好，……放下待我来拿。（提到手上忽觉分量沉重，亟检视发现银子，急拿出，并对采白眼）差些儿几被你误事，你把这许多银子置于包袱内，我既不知，若叫人发现了，这不是害人不浅么！

采：唉！方少爷您也真太细心了。

方：嘿！我倒不算细心，只是怪你太煞聪明了。（整理好包袱，拿了雨伞对天四面地略望望）啊呀！真不早了。（转身走仍将珠塔遗下，采躁急介）

采：喂！方少爷，怎么您又把这最要紧的点心忘了呢？

方：（唯唯应诺）不会忘记的，不会忘记的……（正欲取点心匣儿时，采复制止）

采：方少爷……（特向前执着匣儿再郑重地叮嘱）这两匣点心虽是不值什么，但是我们小姐亲手制的‘人参酥’，无非千里鹅毛情意重，望您千万留神谨慎，一路要小心带回去，莫要辜负了小姐一片心。

方：啊呀！我晓得了，只是两匣点心要当心罢咧！

采：方少爷，我是伺候小姐的，名字叫采屏。您回到河南，在舅老太太跟前替我多多请安。

方：嗯……晓得了……

采：方少爷，一路之上您要保重，最最要紧的，这两匣干点心。

方：又是点心要当心，你不放心的话，（将两匣点心就擦在石桌上）好，好，你拿回去吧！

采：噫！方少爷，我没有向您要回点心，我只是叮嘱您行在路上要当心呀！

方：那末既然要交给我带，而又不放心，这是何道理呢？

采：好的，好的，方少爷，我问您，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么？

方：记得的，……你是叫红云。

采：啊呀！您还说记得咧！我是叫采屏，是伺候小姐的。

方：噢！我倒是记错了，你不是红云，是采屏，是采屏。

采：呀！这才对了，方少爷您那个……

方：又是点心！要当心！

采：正是呢，一点儿不错呀，点心要当心！

(幕下)

二道幕外

地点：仍属花园之一角。

时间：花园赠塔之后。

人物：采屏、陈宣、陈璉。

幕启：采屏送方去后回轉，宣奉璉命来請方卿。

宣：采屏妹妹，方少爷呢？老爷在前厅等候他会客呢！

采：你問方少爷么？走了。

宣：正是，他衣服換好么？怎么沒有来前厅呀？老爷又叫我来請咧！

采：咳！你快別提了，方少爷末他已回去了。

宣：采屏妹妹，你怎么講啊？老爷還沒見咱，怎么能讓他回去呢？

采：老伯伯，你还不知道，方少爷他是給我們太太气走的。

宣：他怎样讓太太气走的，你倒說說看。

采：我們太太一見方少爷那样情况，她便生了气，在說話之間

对方少爷是不很客气的。誰知方少爷是个心高气昂的少年人，他就忍受不了冷言冷語，一气就把他气走了。我还是剛才送他出后門去的呢！（一擦嘴，欲下，宣再追問采）

宣：方少爷真去了，临走可曾說什么話？

采：他說不得忘不到襄陽，不做官不見姑娘！（采一蹙脚正踩在陈宣足上，宣大叫噢唷……正欲回下时，璉叫着上場）

璉：陈宣陈宣，你怎样了，进来这半天老等你不出来，命你請方少爷請了沒有呀？前厅很多宾客待着，都要見見他呀。

宣：（气得說不上話来）回回回老爷的話，您您您……不是是是命……

璉：你快些回話呀，命你把方少爷請到前厅来会客，你怎么停留此間，到底請了沒有呢？

宣：回老爷的話……方……少爷……他已經走了。

璉：他走了，走到那里去了？

宣：他回河南去了。

璉：怎么？怎么說？是不是方少爷他回去了？

宣：是……是的，老爷，唉！……

璉：方少爷他不是特地来給我拜